

## 二人行——

訪李抱忱博士 採訪：施雯玲

前言

李抱忱先生，民國前五年生，北平人。他的先祖是清末舉人，父親是長老會牧師，李氏於民國三十七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音樂教育博士的學位，是一位具有書生本色的名教授。以陸放翁的名句「不會寫貴不會窮」，形容李家三代最恰當。著有「爐邊閒話」，「山木齋話當年」，「退而不休集」等書。

問：抗日戰爭期間，李教授於陪都重慶首先率領千人大合唱，推展愛國運動；到如今，又面臨反共復國的大時代，對於藝術教育的推廣，請問您，應從那些方面着手？

答：應由學校音樂教育與社會音樂教育二方面着手。就目前來說，缺乏適當材料，幾十年的老教材還是一成不變的被使用，至於新教材却很少。本人盡量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交涉，寫了許多軍中音樂，除了利用他們本身原有的人才外，並且還公開徵求人才，以選拔青年優秀人才，發揮新陳代謝的功能。同時特別聘請名流參與雙管齊下，以彌補深具造詣而知名度高者不願應徵的缺失；並藉以促進學校與社會音樂教育的交流。如此社會人士才能廣泛接觸音樂；根據其造詣之高低，而不論年齡高低、社會背景程度；當就業餘合唱方面也應包括在內，使音樂活動能更為擴大。至於要提高國內合唱水準，首先宜先提高指揮的素質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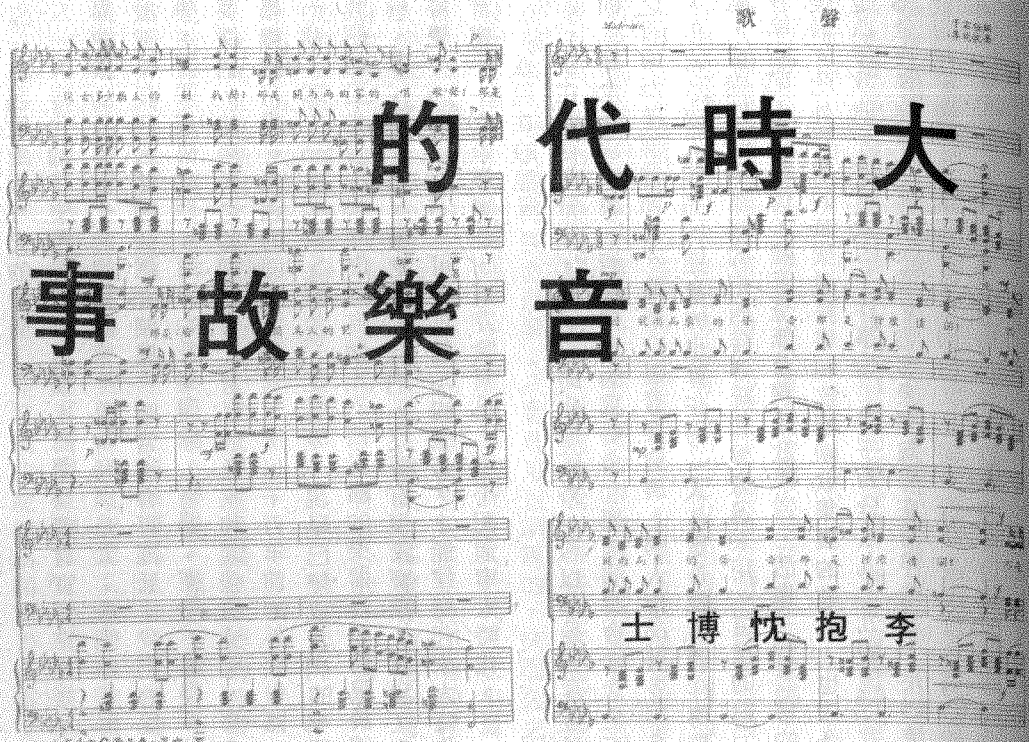
西諺有云：合唱團頂多和其指揮並駕齊驅。

問：李教授美滿的婚姻，為人們所稱道，今日男女之間感情之發展過程，您看法如何？

答：在我退而不休集中有一篇「快樂的人生」，提倡享受，延續愛的教育經驗；其中關於結婚的部分，我認為須選擇理想對象，才有健康的子女，愉快的心情與幸福的家庭！夫妻相處之道不外乎互讓、互敬、互愛，而在結婚之前奏——談戀愛時期，必需有正確的觀念：「相愛容易相處難」，因為愛情在不同的時空裡，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，有不同的詮釋；但任何詮釋，都未曾被所有的人認可，也未曾被完全被否定。而最大的爭論，是愛情到底是屬於心靈的？抑是屬於肉體的？或是靈肉不分？在另一方面，則要求愛情要專一而持久；說專一而不持久的，不是愛情；持久而不專一的，也不是愛情。一般說來，靈肉不分、專一而持久的，為多數人所贊同。

李教授更提醒我們醫學院的年輕人一句話：「婚後夫妻彼此看事，毋須用放大鏡而應用望遠鏡！」「即使臉上一塊泥，也還是一顆美麗的黑痣！」願他的金玉良言能深植於每一個人的心靈中。

註：寒假中與李抱忱博士在其家中做「二人行」的談話，他親切的語句，慈祥的笑容，猶在眼前，未料，在出刊前夕，竟慟聞李博士於四月八日心臟病發，與世長辭。從此，中國樂壇上失去一位英勇的鬪士，中國青年失去一位可親的長者，我們謹以此文表達我們的敬意與無限追思。



### △那個時代是大時代

若是從不同的角度看，世界這幾千年來可以說有若干個大時代。例如：全世界幾乎所有最重要的哲學家 and 宗教家，如孔、孟、老莊、耶穌、釋迦牟尼、蘇格拉底、亞里士多德等，都生長在西元前幾百年裏。這實在是一個哲學和宗教的大時代。但是「從整個文化角度看（包括音樂），我指的大時代是「包圍」我們的想躲都躲不開的現在。余生也幸，祖宗幾百萬年積下來的智慧傳到二十世紀，忽然在我這短短七十年裡，發明了電燈、電話、電報、電視、飛機、冷氣、無線電；不但登陸月球成功，現在又探視別的星球。但也可以說余生也悲，少年中年趕上兩次世界大戰；殺人武器由綠氣炮和坦克車，進而到原子彈、氫氣彈、細菌彈和死光。第三次世界大戰若一旦來臨，二十四小時之內就可以結束，也許全世界都要一同毀滅。仇恨或友愛任我們挑選，戰爭或和平由我們抉擇，我們決定這個大時代的前途。

### △我們要繼續往開來

生活在我們這個大時代的人，有雙重責任，不但要繼續往開來。文化不是從石頭縫裏迸出來的。我們要繼承過去燦爛的文化，把握輝煌的現在，才能追求光明的未來。我們不能只會用簡譜寫出一個旋律來，然後用吉他彈出幾個西洋和聲來作伴奏，就寫出所謂的「創作民歌」和「唱自己的歌」來了。他們的精神可佩，可惜沒有繼往。一個一點國畫基礎都沒有的人畫了一張所謂寫意畫，請朋友題詩。朋友迫不得已，題了四句五言絕句：「遠看像西瓜，近看像青蛙；仔細再一看，哎喲我的媽！」不繼往的開來，是胡亂開的開來，「是哎喲我的媽」的開來！